

伯颜南征遇“溧水”事辨析

高建国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宋元战史》、《宋元战争史》和《宋蒙(元)关系研究》在记述伯颜南征、出襄阳、抵达郢州前,均有提到先锋万户武显为一“溧水”阻于河滨的故事。笔者通过仔细考辨,认为三书所据之《平宋录》记载有误,郢州战场附近并不存在名为“溧水”的河流。其“溧水”一词,当如明人记载,理解为“泺”,即一个大水泊。这个故事,被元末太史杨瑀根据时人所述记了下来,后来陶宗仪又将其抄入《南村辍耕录》。清代学者钱大昕虽指出陶宗仪所记故事疑点颇多,但他认为陶宗仪所记的原型是元太宗壬辰白坡渡河事,笔者认为似有轻率之嫌。

关键词: 溧水; 漂水; 水泺; 白坡渡河

中图分类号: K247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子

十三世纪以来,崛起于北方高原上的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推动下,南征西讨,军威赫赫。关于蒙古帝国及大元王朝与当时各民族政权军事斗争的历史,前人已有详尽论著。台湾学者萧启庆教授在对《宋元战史》(李天鸣著)、《宋元战争史》(陈世松、匡裕彻等著)和《宋蒙(元)关系研究》(胡昭曦、邹重华编)进行分析后指出,“有此三书,宋元战争之过程已甚为清晰,元胜宋亡之原因亦有一定程度之了解。虽然三书在若干问题上之看法仍不尽一致,但是今后宋元战争军事层面有待研究的问题已属不多。研究者或可自两国之政治、外交、财政、文化等角度来去进一步探论宋元战争之未能避免(或不能避免)以及宋亡元胜的原因。”^[1]诚为良论。笔者在翻检《南村辍耕录》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小问题,或可对前人研究小有补缺,一吐为快。

二、伯颜南征遇到的不是溧水

无论是台湾学者的《宋元战史》,还是大陆出版的《宋元战争史》、《宋蒙(元)关系史》,在论述到至元十一年(1274年)伯颜南征、率大军出襄阳、抵达郢州前,都讲述到了这样一个史实:万户武显(又作“武秀”)作为先锋奔赴郢州,中途为泛滥的溧水阻于河滨。伯颜到达后,对武显驻兵不前的行为很不满,下令找一军士先行过河,大军随后跟进、全部涉水而过。以上三书在注释中,均标明这段史料引自刘敏中《平宋录》,并且毫无质疑,径作信史处理。^[2]

查考历代相关的史志文献及今人所著之《中国历史地图集》,溧水之名出现于《汉志》,言属古扬州,汉在丹阳郡,宋属建康府,元在江浙行省北部之溧水州。而从襄阳沿汉水顺流而至安陆府,从来没有一条叫“溧水”的河。《宋元战史》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几乎为战争期间的每一次军事行动作了详细的作战示意图,但该书在这次战役的配图中,也没有标出名为“溧水”的河。那么这条阻路的“溧水”,到底是指什么呢?

先看刘敏中《平宋录》的记载:“甲戌九月,大会兵于襄樊。是月丁亥,沿于汉江而下。前后延袤,旌旗数百里,水陆并进。丞相遣万户武显等前鋒,趋郢州,至溧水。时值雨淋涨溢,以无舟楫

病涉，遂驻兵于溧水之滨。丞相大军继至，武显等趋迎马首告曰：“溧水泛滥，兵马惧其漂没，以故待之。”丞相怒责曰：“此水小而不敢渡，焉敢渡大江耶？”斂马军中，召一壮士负甲仗渡水，而军马长驱悉渡，亦无漂没者，诸将伏其威武。诸军既渡，丞相令禁军中，有敢杀马，以罪罪之。于是—军人杀马，即遣诛之。” [3]

大旨言武显“至溧水”，遇雨，水涨溢，不能前。其中讲到“溧水泛滥，兵马惧其漂没”等。《宋元战史》等所述当据此。

记述到同一事件的还有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卷二的《丞相淮安忠武王传》，传言：“十一年，复拜左丞相，总襄阳兵伐宋。上曰：“曹彬不嗜杀人，—举而定江南。汝其今体朕心，古法彬事，毋使吾赤子横罹锋刀。”王受命，驰至襄阳，诸军纂严，襁师启行，薄郢州。溧水溢途，人病于涉。王曰：“吾且飞渡大江，而惮此潢潦耶？”麾使—骑先导，诸军毕济。郢州恃江为固而兵精食足，耀兵不攻，潜由平江堰荡舟而过。” [4]

传中描述此事用了“溧水溢途，人病于涉”之语，又用“潢潦”描述水溢后形成的状况。“溧水溢途，人病于涉”，大意是说水涨溢，淹没了道路，人们都感到涉水过去是很困难的。将此与“潢潦”合起来理解，只能想到，值此雨季，郢州周围潦水泛滥、—片汪洋，并看不到有—条河的存在。且“溧水”—语构词不伦，世上只有水漂物，那有能漂水的东西呢。疑“漂”字有误。与前引《平宋录》比勘，似可联系到“至溧水”之“溧水”，或以字形相近，将“溧”误作“漂”，则前文就成为“溧水溢途，人病于涉”，文意可通。但如前所述，遍查史志，郢州附近绝无以溧水为名之河，因此此“漂”不可能是“溧”之讹。

提及此事的史料，还有刘敏中皇庆元年（1312）十二月所撰《敕赐镇国上将军福建道宣慰使兼镇守建德万户赠荣禄大夫平章柱国温国公谥恭惠珊竹公神道碑铭》，言：“公讳达立，朔方人，族珊竹氏，益都行省推忠宣力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太尉、上柱国、温国公、谥忠襄纯直海第六子。……十月，有旨议过江之举。公言：“当由汉水进。然闻郢踞北岸，城坚地隘，师至此虑难。”丞相谓公：“尔知兵，其再思以对。”公乃率千骑前视之，至黄家原，有渠盈溢，阔数丈，而下流涣散益浅，不可舟达，汉江约十里。归言可以越郢。众谓：“无水，舟万艘何为？”公言：“破竹为席，藉淖曳之可也。”众又谓：“郢不攻，如后患何？”公忿曰：“大兵规摹，安事—城？”丞相如公言，水陆并进。郢人果绝隘为拒，而我师入汉矣。” [5]

这里讲到当时之所以泥泞潢潦，是因为黄家原“有渠盈溢，阔数丈，而下流涣散益浅”。不言武显所遇到的“溧水”。从下文“破竹为席，藉淖曳之可渡”来看，其时郢城周围同样是潦水泛滥，这与前述两则史料的记载是—致的。

《元朝名臣事略·阿术传》也有相关的记载：“秋九月，师次郢之盐山，得生口四人，问，知宋沿江九郡精锐尽萃郢江东西两城。今舟师出其间，骑兵不得护行两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黄家湾堡，东有河口，可由中拖船入湖，转而下江便。时雨，九昼夜不息。公料大军方集，饷不继，水路两间进退无据，吾大事去矣。遂于丞相巴延议，决意前进。遂拖舟达江，舍郢而去。初过郢，按行舟，路经大泽中，忽骑兵千人掩至。”

文中言“时雨，九昼夜不息”，又“路经大泽中”，所述景象亦为潦水泛滥，泥泞潢潦，也未提及溧水。综上，笔者认为，《宋元战史》等三书引用《平宋录》的记载有误，《平宋录》所言之“溧水”在郢州战场根本就不存在。那么《平宋录》所言之“至溧水”、“溧水泛滥”，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这里我们看看《元史·伯颜列传》的记述：“九月甲戌朔，会师于襄阳，分军为三道并进。丙戌，伯颜与平章阿术由中道循汉江趋郢州。万户武秀为前锋，遇水冻，霖雨水溢，无舟不能涉。伯颜曰：“吾且飞渡大江，而惮此潢潦耶！”乃召—壮士，负甲仗，骑而前导，麾诸军毕济。” [6]

显而易见,《平宋录》中所记的“至溧水”,在《元史》中记为“遇水泺”。“泺”一音“luo”,四声,山东济南西南有水名为“泺水”;又音“po”,一声,同“泊”,湖泊之意。据文意,“至溧水”之溧水绝不可能是山东之“泺水”,则《元史》所记“遇水泺”,应该理解为遇到一个大水泊。其后所言之“潢潦”,是记此时水泊积水的状况,即一片泥泞沼泽。联系前引诸则史料的记述,修纂《元史》的明人对当时战地状况的理解应该是正确的。据此,“溧”之正字似当作“泺”,以其形近而误(“泺”字繁体写作“灋”)。这样,“至溧水”成了“至泺水”,可理解为到了一个水泊,“溧水泛滥”成了“泺水泛滥”,即水泊之水涨溢泛滥,淹没了进军的道路,于意为顺。明人修《元史》当是作此理解,故书作“遇水泺,霖雨水溢”。

三、杨瑀误记和钱大昕的误判

另外,关于这一故事,在《南村辍耕录》和《山居新话》中也有反映。《南村辍耕录》卷一记载:“世皇取江南,大军次黄河,苦乏舟楫。夜梦一老叟曰:‘陛下欲渡河,当随我来。’引至一所,指曰:‘此即是已。’帝遂以物标识之。乃觉,历历可记。明日,循行河汴,寻梦中所见处,果是。方惊顾间,忽有人进曰:‘此间水浅,可渡。’时帝征梦中语,因谓曰:‘汝能先涉否?’其人乃行,大军自后从之,无一不济。帝欲重旌其功,对曰:‘富与贵悉非所愿,但得自在足矣。’遂封为答刺罕,与五品印,拨三百户以食之。今其子孙尚有存者。此事杨元诚太史瑀所云。”^[7]

陶宗仪明言,此条故事得之于杨瑀。杨瑀自己著作的《山居新语》载:“至顺间,余与友人送殡,见其铭旌粉书云:‘答刺罕夫人某氏。’遂叩其家人云:‘所书答刺罕是所封耶?是小名耶?’答曰:夫人之祖。世祖皇帝收附江南时,引大军至黄河,无舟可渡,遂驻军。夜梦一老叟说要过河无船,当随我来。引之过去,随至岸边,指视曰:此处可往。遂以物记其岸。及明日至其处,踌躇间,有一人曰:此处可往。想其梦,遂疑其说,上曰:你可先往,我当随之。其人乃先行,大军自后从之,果然此一路水特浅可渡。既平定,上欲赏其功。其人曰:‘我富贵皆不愿,但得自在足矣。’遂封之为答刺罕,与五品印,拨三百户以养之。今其子孙尚存。余每以此事叩人,皆未有知者。”

与《平宋录》等所记相比,虽多增封答刺罕一事^①及“夜梦老叟”一段,但是,从“至一大河”、“以无舟楫病涉”以及“一壮士负甲仗先渡,众军随其而渡”来看,故事情节颇为相似,杨瑀、陶宗仪所记故事原型,有可能就是前述伯颜南征遇溧水的故事。不过《辍耕录》与《山居新话》所记故事,疑点颇多。清代学者钱大昕在其《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四“辍耕录”条下记曰:“元人说部,莫善于《南村辍耕录》,然亦有传闻失真者。……予谓世祖取江南,初未亲在行间。其时河南久入版图,何至济军无舟?时势绝不相应。此必太宗壬辰春由河清县白坡渡河事,而误以为世祖也。《金史·乌林答胡土传》:‘正大九年正月戊子,北兵以河中一军由洛阳东四十里白坡渡河。白坡,故河清县,河有石底,岁旱,水不能寻丈。国初以三千骑由此路趋汴,是后县废为镇。宣宗南迁,河防上下千里,常以此路为忧。河中破,有言此路可徒涉者,已而果然。’”^[8]

钱大昕以为此事失真,错乱了时间,且指出“此必太宗壬辰春由和清县白坡渡河事而误以为世祖也。”据《元史·太宗本纪》记载:“四年壬辰春正月戊子,帝由白坡渡河。”窝阔台汗四年壬辰,为金正大九年。钱大昕所指“白坡渡河”即窝阔台汗在1232年大举伐金,从山西长驱直下河南、由白坡渡过黄河会师拖雷、于三峰山聚歼金朝主力一事。对此事件,《元史》所记寥寥数语,对于渡河的时间和经过均没有详细记载。《金史·哀宗本纪》载:“春正月壬午朔,日有两珥。大元兵道唐州,元帅完颜两娄室与战襄城之汝坟,败绩。两娄室走汴京。遣完颜麻斤出等部民丁万人,决河水卫京城。癸未,置尚书省、枢密院于宫中,以便召问。起前元帅古里甲石伦权昌武军节度使,行元帅府事。合达、蒲阿引军自邓州赴汴京。乙酉,以点检夹谷撒合为总帅,将步骑三万巡河渡,权近侍局使徒单长乐监其军。起近京诸色军家属五十万口入京。丙戌,大元兵既定河中,由河清县白坡渡河。丁亥,长乐、撒合引兵至封丘而还。戊子,左司郎中斜卯爱实上书请斩长乐、撒合以肃军政,不从。都尉乌林答胡土一军自潼关入援,至偃师,闻大元兵渡河,遂走登封少室山。”钱大昕所引《金史·乌林答胡土传》对此事记载更为具体,前文已述及。同卷《撒合辇传》也记载说:“九年正月,北兵从

河清径渡，分兵至洛，出没四十余日。”

元史学者韩儒林先生认为“窃以为就史事言，钱氏之说，固不可易，顾此故事怪诞不经，殊难以置信。”^[9]

这段故事最可疑者，诚如钱大昕所说：世祖并未亲临行伍；河南地方自灭金以来已属蒙古，不至于“济军无舟”。然而通过史实考查，前述事迹与太宗白波渡河事，实在没有更多可比性、相似性。钱大昕以《金史·乌林答胡土传》寥寥数语，仅凭“渡河”这个相同点，便断定“此必太宗壬辰春由河清县白坡渡河事”，笔者认为似乎有些轻率。杨瑀、陶宗仪所述故事更可能是据伯颜平宋事演绎而来。

《平宋录》虽然成书时间较早——据《四库全书》的介绍，元大德九年已经刊刻出版，但是文字误“泮”字为“溧”。苏天爵的《国朝名臣事略》是《元史》列传部分的史料来源，而其史料又来源于墓志铭，功德碑文等等，故它的史料应当重视。元末太史杨瑀所记，虽似为亲闻，但将所渡之河误为黄河，并且根据该达刺罕后人所述、多加出“世祖夜梦老者指引”的故事，以此赞颂世祖得天下若有神明相助。陶宗仪道听途说，随手当做趣闻故事记了下来，就误为引文所述的样子。钱大昕虽认为其事失真，以为时间错乱，但他并没有据此事展开论证，仅凭所渡之河为黄河，故而认为是窝阔台汗壬辰春白坡渡河之事，错中出错。而前引有关宋元战争史方面的三部宏著，在叙述这段细节时，均引刘敏中《平宋录》所载故事，对“溧水”一词，未作仔细的考究。笔者在此一并指出，以求教于方家。

注释

①史籍中记载，蒙古在攻宋的战争中，曾有一支名为“答刺罕军”的敢死队。按照韩儒林先生所考“答刺罕”受封的条件，故事中的“壮士”完全有资格受封为“答刺罕”。所以，故事中虽然没有记“壮士”受封为“答刺罕”，完全可以推断出，这名阵前受命立下大功的“壮士”，或许就来自“答刺罕军”，或者因此大功而受封为“答刺罕”。

参考文献

- [1] 萧启庆. 蒙元史新研, 宋元战史研究的新丰收——评介海峡两岸的三部新著[A]. 中国史学[C]. 第一卷, 东京, 1991.
- [2] 李天鸣. 宋元战史[M]. 台湾: 食货出版社, 1988. 1146.; 陈世松, 匡裕彻等. 宋元战争史[M]. 成都: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8. 243; 胡昭曦, 邹重华编. 宋蒙(元)关系研究[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2. 357.
- [3] 刘敏中. 平宋录[A]. 卷上; 王云五主编. 丛书集成初编[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6.
- [4] 苏天爵. 国朝名臣事略[A]. 王云五主编. 丛书集成初编[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6.
- [5] 刘敏中. 敕赐镇国上将军福建道宣慰使兼镇守建德万户赠荣禄大夫平章柱国温国公谥恭惠珊竹公神道碑铭[A]. 李修生主编. 全元文[C]. 第十一册卷四百,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586.
- [6] (明)宋濂等撰. 元史[M]. 汉文版,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7] 陶宗仪. 南村戡耕录[M]. 第一卷, 四部丛刊三编本, 1985.
- [8] 钱大昕. 十驾斋养新录[M]. 卷第十四, 上海: 上海书店, 1983. 328.
- [9] 韩儒林. 穹庐集·蒙古答刺罕考[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45.

Discrimination of Bo Yan's Southern Campaign and encounter "Lishui"

GAO Jian-guo

(The Center of Mongolian Studies in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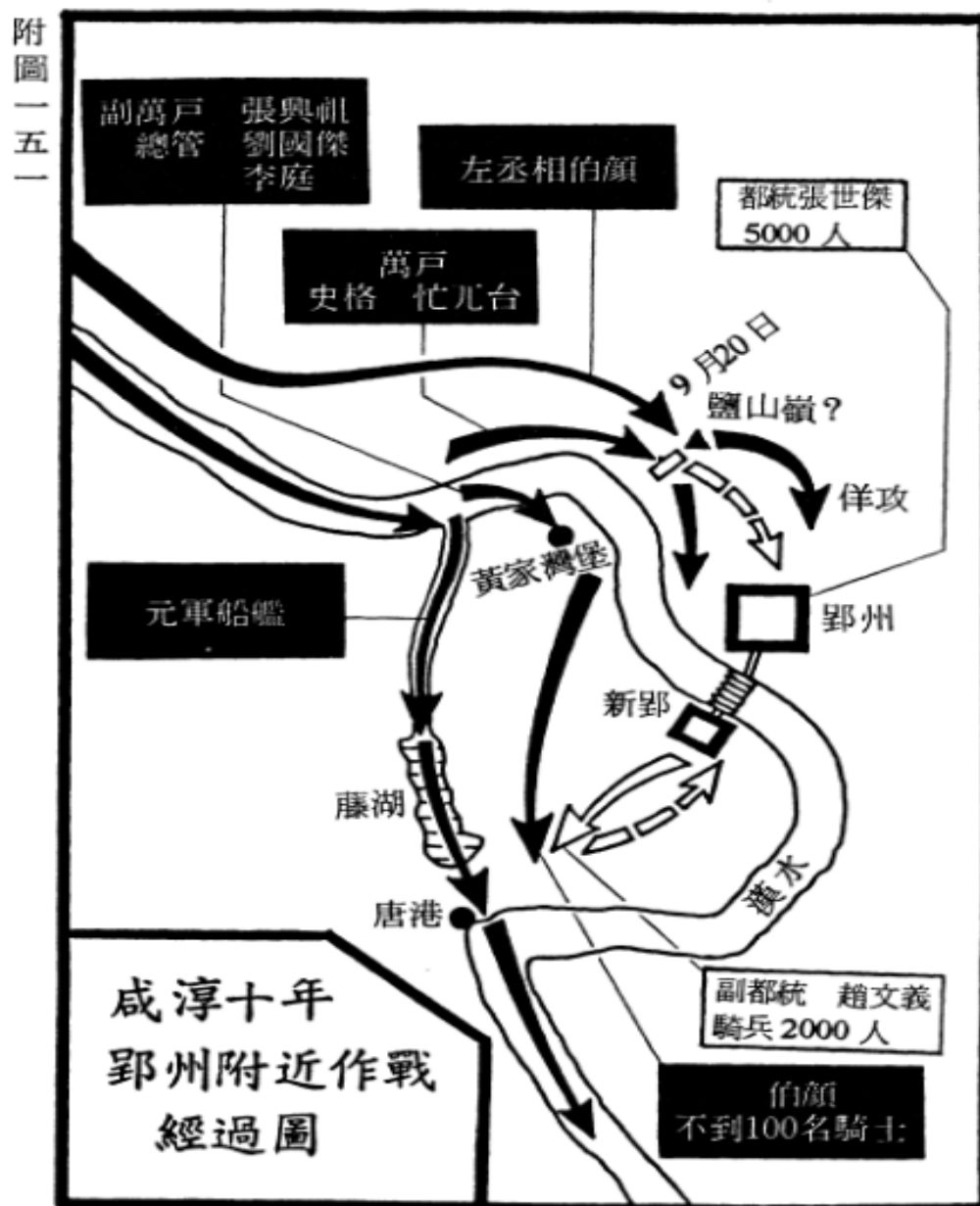
Abstract: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y war history", "A History of Warfare of Song and Yuan Dynas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Yuan Dynasty and Song Dynasty", when they talk about Bo Yan started an expedition against the south, left Xiangyang, and before he arrived in Ying state, both of them referred a story that Wu Xian, the pioneer of troops, was stopped at the riverside by "Lishui". Through serious research, I think the evidence that the three books provided was wrong, it has errors in the records. There was no river named "Lishui" near the battlefield of Ying state. So, like the Ming documented, the word "Lishui"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Luo", namely a water park. This story was record by Yang Yu, a official historian of the late Yuan Dynasty. Tao Zongyi then copying them into "The South village Recording." Qian Daxin, one of the Qing Dynasty scholar, has pointed out some questionable of the written story, but he believes that the prototype that Tao Zongyi has witted is another story, I think it like a rash too.

Key words: Lishui; Piaoshui; Luoshui

收稿日期: 2011-10-25;

作者简介: 高建国 (1985-), 男, 汉族, 山西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蒙古史研究。

附图：



——选自李天鸣《宋元战史》，食货出版社，1988年。